

见证

研究证明

九字真言快速改善新冠肺炎病情

目前,有关科学研究证明,法轮功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对治疗和改善新冠肺炎病情具有神奇效果。

欧洲病毒学华裔专家董宇红,收集了从2020年1月1日到5月31日的36例武汉肺炎患者的改善案例,整理了一份临床科学实证关于诚念法轮功九字真言的研究报告。报告发现,这36例患者总体症状改善率为100%。其中,26例(72%)症状康复,10例(28%)症状改善。11例重症患者10例症状康复,1例改善。重症且住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3例,2例完全康复,1例改善。

清代刘奎所著《松峰说疫》一书中提到,“瘟疫乃天地之邪气,人身正气固,则邪不能干。”认为劝告世人行善重德,能起到药物起不到的功效。

而常念九字真言,是在鼓励人们反思,重新认识传统道德的重要,心向真善忍价值观。九字吉言携带着宇宙中的纯正能量,能抚慰人的心灵,为人带来善的启发和智慧。

同时,在法轮功遭到中共诬蔑迫害时,人还能明辨是非,支持善良,这就是最珍贵的一念,就会得到上天的庇佑,因为“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危难时刻诚念九字吉言化险为夷的例子很多,所以被明白这个真相得福报获新生的人们尊为“吉言”。◇



图:2021年7月16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烈日炎炎,骄阳似火。来自美国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近两千人在国会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曾遭十二年冤狱 大连刘霞又被非法判刑

【明慧网】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大连法轮功学员刘霞(曾用名刘俊鹭)曾经被非法判刑十二年,一只胳膊被辽宁省女子监狱恶人折磨致残。二零一九年六月,刘霞再一次被绑架构陷,二零二零年被非法判刑,但直到现在家属也没有接到相关通知。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之后,刘霞及家人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刘霞二零零一年被绑架,非法判刑十二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除了超负荷的奴役,她还遭受了捆绑、殴打、电棍电击、不让睡觉及被扒光衣服、头朝下半吊、流氓侮辱等种种非人的折磨,她的左胳膊在被恶警上酷刑大背铐后致残。

刘霞的丈夫王洪斌,在两次被投入劳教所迫害后,于二零零二年在大连被绑架,非法判刑十三年;小叔子王洪峰,二零零一年与刘霞在大连同时被绑架,非法判刑九年;二零一七年在沈阳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六年,在沈阳大北监狱遭受迫害。小姑子王洪霞,二零

零九年在黑龙江省嫩江县被非法判刑六年;二零一八年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六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刘霞于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结束冤狱回到家中。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大连市警察统一行动,集中绑架法轮功学员。刘霞在大连凯旋商城自己经营的服装店里被西岗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七月一日被劫持到大连洗脑班(所谓的“大连法制教育学校”),强迫放弃信仰。七月二十九日,刘霞被以“监视居住半年”的形式回到家中。

当年的十二月,不法人员又对刘霞下了起诉通知书,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迫害,刘霞被迫离开大连,流离失所。

二零一九年六月,刘霞在沈阳市由于手机被定位,被西岗区公安分局警察劫持至大连市看守所。二零二零年二月被西岗区法院立案开庭,八月四日结案。刘霞不服判决上诉到市中院,九月二十六日被中院非法维持原判。(转背页)

(接前页) 以下为刘霞自述其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非人折磨的经历:

(一) 毒打、捆绑、不让睡觉

二零零三年一月九日, 我被非法劫持至辽宁省女子监狱, 分到八监区。刚到八监区时, 监区长左晓艳让我喊报告, 我不喊, 屋里坐着的几名队长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 把我一顿打。随后, 又叫来两个刑事犯人把我绑上, 带到一个小屋里。在这个小屋里, 四个犯人分两帮二十四小时看着我。一天就吃一个小窝头, 上厕所手也绑着, 不能洗漱、换衣服, 一直坐在水泥地上, 困了也睡在地上。后来因为车间不上夜班, 晚上就让我回监舍, 在大活动室地上坐着。恶警指使犯人每小时两人一组轮流看着我, 不让我睡觉。直到大年三十前一天才把我松开, 绑了我二十多天。

二零零四年三月份的一天, 因我不允许恶人将写有侮辱我师父话的纸条别在一名法轮功学员胸前, 恶警左晓艳让我一直在办公室门外站着, 不让我吃晚饭, 上厕所。后来, 我远远地看到那名法轮功学员身上的纸条没了。

晚上, 犯人把我带到一个没人住的大屋。不一会儿, 进来十多个人, 把我从床上拽到地上拳打脚踢, 连掐带拧, 一边打一边骂, 意思是: 左教(左晓艳)你也敢顶撞? 楼上楼下都知道了……把我的鞋踢掉了, 不让我穿袜子, 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

(二) 扒光衣服、头朝下半吊、流氓侮辱

晚上把我弄到没人住的房间, 用报纸把门玻璃挡上, 使用流氓手段, 每天换着花样迫害我, 逼我转化。

严寒三月, 把我衣服扒下来, 只准穿一个裤头, 身体呈大字形绑在床上, 开着窗户冻。

有一天, 把我衣服扒光, 弄到淋浴室。用绳子把脚绑上, 另一头搭到淋浴头上把我一条腿吊起, 头朝下被半吊着, 然后用一盆盆凉水

浇我, 开着窗户冻我……

(三) 大背铐

又有一天, 用一个手铐把我铐成大背铐形。即左手从后背向上, 右手从头向后背向下, 左右手铐在一起, 这是最容易致残的一种酷刑。然后再用另一只手铐一头铐在打大背铐的手铐中间, 另一头向上吊在上下床上铺的栏杆上。脚刚能够到地面, 再用两条绳子分别绑住两只脚, 腿呈大字形向两边拉。只准穿一条衬裤, 光着上身, 在我身上、肚子上到处写侮辱师父的话……这些恶行都是恶警小队队长焦玲玲指使授意犯人们干的。

打开手铐时, 我的左手手腕和右手手背上的肉又烂又肿, 惨不忍睹, 两只手肿得象两个大馒头。左胳膊致残, 抬不起来, 只有左手能动。

(四) 吊绑、胶带封嘴, 痛不欲生

因我不签字, 恶警焦玲玲就把我吊绑在装衣服的小货车上, 用胶带封住我的嘴, 再把绳子从脖子上绕下来和两条小腿绑在一起。本来那时我腰疼腿疼得走路都费劲, 这一绑上, 剧痛使得我瞬间豆大的汗珠滚落在地上, 那种滋味真是苦不堪言, 痛不欲生。晚上回去不让我睡觉, 刑事犯轮流看着我。

(五) 电棍电、胶皮棒毒打

二零零九年底, 因我不填评审表, 第二天被叫到办公室, 恶警左晓艳指使刘盈盈和李丹用电棍电我嘴, 陈教指挥她们。晚上刑事犯高凤又因我不填表, 用铁把的扫帚打我, 但都被床栏杆折断。

还有两次, 恶警左晓艳以我干活少为借口, 指使李丹和刘盈盈用胶皮棒打我。我的屁股被打得黑紫, 坐着躺着都非常困难; 左手二拇指被打得发硬, 活动不便。原本我的腰和腿就疼得厉害, 又被毒打, 真是雪上加霜。

(六) 超负荷奴役

二零零六年八月开始, 我的腰和腿开始痛, 痛得越来越厉害。后来又发高烧, 且咳嗽带血丝。二零零七年一月份, 我被诊断为“结核

性胸膜炎”而住院, 腰和腿痛得只能半坐半靠着睡觉。那时由于超负荷的奴役, 加上精神压力, 八监区得肺结核的人最多。四个月之后我的胸膜炎好了, 但腰和腿依然很痛, 后来连走路都费劲, 但恶警依然奴役我干活。

八监区在辽宁省女监女子监狱是出了名的“魔鬼大队”。恶警左晓艳在任期间, 为保利润, 为己争名, 每天超长超时的奴役这些人。恶警工作时间在车间紧紧地盯着这些人干活的速度, 稍一怠慢, 非打即骂, 甚者停饭、罚款、没收接见的东西。工作外还把活偷偷地带回监舍, 一直干到晚上十点、十一点, 甚至后半夜三、四点, 完全不顾她们的死活。

除此之外, 每天还逼着各小队分队长, 把没完成恶警自己定的所谓产量的人叫到办公室, 用电棍电, 用胶皮棒打。

迫害法轮功学员更是邪恶至极, 常人被逼死就说是自杀,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就说是某某病发作。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 法轮功学员史迎春被打死, 恶警却撒谎说她因心脏病发作而死。那时一连两天漫天飞雪。

长期的冤狱迫害导致刘霞腰腿疼, 胳膊疼, 全身疼痛麻木以致夜不能寐。在刘霞冤狱期间, 她的母亲承受不了这么沉重的打击, 含冤离世。◇



▲台湾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殊胜场景。台湾是除中国大陆外, 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 约有50多万人。1000多个炼功点遍布300多个城镇。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